

世界文化
名人文庫

SHIJI WENHUA LISHI WENLU



伍尔夫散文

刘炳善·编

中国广播出版社

世界文化名人文库

伍尔夫散文

刘炳善 编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伍尔夫散文 / (英) 伍尔夫 (V·Woolf) 著；刘炳善编.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1999.3

(世界文化名人文库)

ISBN 7 - 5043 - 3237 - 2

I . 伍… II . ①伍… ②刘…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英国 – 现代
IV . 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8) 第 38310 号

书名	伍尔夫散文	规格	850 × 1168 毫米
作者	伍尔夫	印张	19.75
编者	刘炳善	字数	430(千)字
责编	陈 静	开本	大 32
责编	陈丹桦	版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出版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出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书号	ISBN7 - 5043 - 3237 - 2/I · 459
印刷	地矿部保定地质工程 勘查院美术胶印厂	印数	4000 册
		定价	28.00 元

《世界文化名人文库》

编 委 会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叶廷芳 刘 宁 朱 虹
李文俊 柳鸣九

维吉尼亚·伍尔夫： 生平、创作及其散文

——编选者序

本书是英国女作家维吉尼亚·伍尔夫（又译：吴尔夫）的一部散文选集。在编选时，我把维吉尼亚·伍尔夫当做英国随笔散文（Essay）在20世纪的一位有独创性的代表作者，选出她的四十篇文章，并收入她的女权主义名作《自己的一间屋》的一种新译本。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维吉尼亚·伍尔夫在英国随笔散文发展中的地位，有必要对英国随笔散文的发展历史做一个简略的回顾。

近代西欧的随笔是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诞生的，最早代表作就是法国蒙田的《随笔》（1580～1595）。英国随笔的发展略晚于法国，事实上是以蒙田《随笔》的第一部英译本（1603）为其奠基石的。随笔散文传入英国后，最初的硕果是培根的五十八篇《随笔》（1597～1625）。到了18世纪，文人办期刊蔚

然成风，随笔散文的写作形式得到广泛应用。作家用它立论、抒情、写人、叙事，还把自己的个性因素贯穿进去，出了不少好作品。最著名的是阿狄生和斯梯尔在《闲话报》和《旁观者报》上发表的文章，总的内容是向中产阶级进行启蒙，但题材多样，形式活泼，语言生动，在整个 18 世纪被奉为英国散文的楷模。约翰生博士曾说：“有志于学得那种亲切而不粗俗、优雅而不浮华的英语文体的人，都必须日日夜夜攻读阿狄生的著作。”到了 19 世纪，随笔散文成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一个分支，产生了一批随笔大师，如兰姆、赫兹利特、利·亨特、德·昆西等，题材扩大到个人日常生活和思想情趣的种种方面，作者的个性特色毕露。这是英国随笔散文辉煌发展的高潮。19 世纪之末，斯蒂文生再次振兴随笔创作，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作者。

从 20 世纪初期，直到二三十年代，英国还有一大批随笔作者，出了不少散文集。他们是 19 世纪随笔传统的追随者，虽然在相当时间之内也吸引着读者，但成就毕竟赶不上 19 世纪诸大师。而在英国随笔散文眼见得就要衰落之时，维吉尼娅·伍尔夫却异军突起，在从事小说写作之余，写出以两卷《普通读者》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学漫评，既继承了传统英国随笔娓娓而谈的优点，又以女性的细腻蕴藉，巧妙地揉合了英吉利民族所固有的含蓄、幽默的风趣，把散文写得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清新活泼、自成一家，从独创性上胜过本世纪初的那些随笔作者，不愧为 20 世纪有代表性的一位英国散文名家。

维吉尼亚·伍尔夫 1882 年生于伦敦的一个书香名门之家。她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1832 ~ 1904）是英国 19 世纪中期“维多利亚时代”出身于剑桥的一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学者和传记家。他在担任《康希尔杂志》主编期间曾慧眼支持过哈代、斯蒂文生、亨利·詹姆斯等作家的创作；还主编过《国家名人传记大辞典》的前二十六卷，因此贡献被英国政府授予爵士称号；他本人曾写过 18 世纪的英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以及一批 18 世纪英国作家传记。他最初娶著名小说家萨克雷的小女儿哈丽特为妻，哈丽特死后，续娶朱莉亚·达克沃斯，生了维吉尼亚和她姐姐范尼萨以及两个兄弟。他们兄弟姊妹长到应该上学的年龄，父亲囿于当时英国上层家庭重男轻女的偏见，只把她两个兄弟送到公立学校读书，然后由其进入剑桥大学深造，而把维吉尼亚姊妹二人留在家里由父母教读。这件事对维吉尼亚刺激很大，她把这些深藏心底，由此滋生出强烈的女权主义思想。不过，她的家庭经济上富裕，文化上优越，也给她提供了自学的好条件。她从父母那里接受了关于拉丁文、法文、历史、数学等等的基本常识之后，就在她父亲的藏书宏富的书房里自由自在地广泛阅读。维吉尼亚后来曾回忆父亲就读书和写作对她所说的话：“要从自己的爱好出发去读自己所喜爱的书，千万不要假装赞赏自己所不喜爱的书——这是他关于阅读艺术的惟一教导。要用尽可能少的词句、尽可能清晰地、确切地写出自己的意思——这是他关于写作艺术的惟一教导。”应该说，这是很高明的意见。除了勤奋自学之外，由于她的父

亲和当代许多作家、学者和社会名流都有来往，她从小耳濡目染，眼界自然不同一般。这一切为她一生的创作事业奠定了学养的基础。

维吉尼亚天分很高，从小就立志要当作家，二十二岁时开始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她说：“我的第一篇评论挣了一镑十先令六便士；我拿这笔收入买了一只波斯猫。后来我的野心就大了。我要买一辆摩托车。这么一来，我就成了小说家。”

与此同时，个人和家庭中也变故迭起。维吉尼亚本人身体不好，且有神经病的底子。1895年，母亲去世，她的精神病第一次发作。1904年，父亲去世，她的精神病再次发作，且曾在痛苦中企图自杀。此后，她家迁居到伦敦大英博物馆附近的布卢姆斯伯里区。约从1906年起，她的兄弟在剑桥结识的朋友们不断到他们家来聚会，逐渐形成为一个文艺和学术中心，被称为“布卢姆斯伯里集团”。这个集团包括有本世纪初直到二三十年代英国的一批文化界精英人士，如小说家E·M·福斯特、伊丽莎白·波温、奥尔德斯·赫胥黎，诗人T·S·艾略特，传记作家里顿·斯特里奇，经济学家J·M·凯恩斯，美术评论家克莱夫·贝尔和罗杰·弗赖伊，画家格兰特和维吉尼亚的姐姐范尼萨，雕塑家托姆林，以及汉学家和唐诗译者A·韦利等等。他们聚会，自由讨论美学和哲学问题，但并不构成一种派别，只是共同信奉一条原则：“迄今为止，最宝贵的东西是人际交流的乐趣，以及对美好事物的享受，这些形成为社会进步的合理的根本目的。”维吉尼亚参加这些活动，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伦敦文学生活的中心”。

在“布卢姆斯伯里集团”中有一个剑桥毕业的青年学者伦

纳德·伍尔夫。他是一位具有一定左翼思想的费边社会主义者，写过一些文学作品和政论著作。1912年，他和维吉尼亚结了婚。伦纳德并非显赫人物，用维吉尼亚的话说，他是一个“身无分文的犹太人”。但他性格善良忠诚，对妻子非常体贴，看出她的文学天才，尽一切力量鼓励支持她的创作活动，为维吉尼亚的文学事业做了大量的“后勤工作”。婚后，她的精神病又大发作一次，且又企图自杀。在她病愈之后，伦纳德买了一架印刷机，为了让妻子调剂精神、稳定情绪，二人学习排字、印刷技术，尝试着印了两本小书，印出后销路尚好，还赚了一点儿钱。于是，伍尔夫夫妇于1917年开办起一个霍加斯出版社（Hogarth Press）。

在此以前，维吉尼亚已经出版过两部小说：《出航》（1915）和《黑夜与白昼》（1919）。现在，有了自己的出版社，此后她写的书便都由霍加斯出版社出版，不必求人，还出了一些新进作者的作品，如T·S·艾略特的诗，K·曼斯菲尔德和E·M·福斯特的小说，等等。维吉尼亚·伍尔夫的主要文学成就在于小说——她是“意识流”文学的开创者之一，这方面的小说代表作有《雅各的房间》（1921）、《黛洛维夫人》（1925）、《到灯塔去》（1927）、《海浪》（1931）等书。在小说创作之余，她还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收入《普通读者》（1925）和《普通读者二集》（1932）等书之中，此外，她的作品还有传记和女权问题论著（《自己的一间屋》，1929）。

维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不断出版，声誉日隆，文学地位上升。这时，剑桥等大学提出给她荣誉讲座和学位，但她为了表示对于英国大学中歧视妇女的陋习的抵制，统统谢绝了。

第二次大战爆发，希特勒法西斯的侵略势力威胁到英伦三

岛的安全。1940年，伍尔夫夫妇在伦敦的住宅被德国飞机炸毁。在这个时期，他们夫妇曾商量过，万一英国战败二人即相携授命，而不愿在法西斯统治下受辱。1941年，维吉尼亚在乡间的住所写完了她的最后一部小说《幕间》（“Between the Acts”），便又一次陷入了精神病的痛苦之中。深恐一旦精神完全错乱，拖累丈夫，一天早晨她独自出走，将自己勤奋写作的一生结束在一条河流之中。她的遗书是这样写的：

最亲爱的：

我感到我一定又要发狂了。我觉得我们无法再一次经受那种可怕的时刻。而且这一次我也不会再痊愈。我开始听见种种幻声，我的心神无法集中。因此我就要采取那种看来算是最恰当的行动。你已给予我最大可能的幸福。你在每一个方面都做到了任何人所能做到的一切。我相信，在这种可怕的疾病来临之前，没有哪两个人能像我们这样幸福。我无力再奋斗下去了。我知道我是在糟蹋你的生命；没有我，你才能工作。我知道，事情就是如此。你看，我连这张字条也写不好。我也不能看书。我要说的是：我生活中的全部幸福都归功于你。你对我一直十分耐心，你是难以置信地善良。这一点，我要说——人人也都知道。假如还有任何人能挽救我，那也只有你了。现在，一切都离我而去，剩下的只有确信你的善良。我不能再继续糟蹋你的生命。

我相信，再没有哪两个人像我们在一起时这样幸福。

维

（据昆丁·贝尔所写的传记中原文译出）

维吉尼亚·伍尔夫于著作等身之际投水自沉，举世为之悼惜。在她死后，她忠实的老伴伦纳德一直勤勤恳恳整理出版她的遗著，除了小说，还将她未结集的短篇小说和评论散文作品分为五集出版，它们是：《螟虫之死》，《闹鬼的房子》，《瞬间》，《上尉临终的眠床》，《花岗石和彩虹》，《书和画像》。另外，还编辑出版了她的一部分书信和日记。现在，维吉尼亚·伍尔夫的日记五卷已在英国由他人编辑出版。她的最详细的传记则是由范尼萨的儿子昆丁·贝尔写的。

二

维吉尼亚·伍尔夫是“意识流”文学在英国的代表作者之一。“意识流”文学产生于本世纪初、盛行于 20 年代。19 世纪的小说艺术从描绘社会生活的宏伟画卷发展到深入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意识流”文学便应运而生。它的产生也与当时欧美的哲学与心理学发展有关。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士曾对“意识流”一词做如此说明：“意识本身不像是斩碎的片断……不是拼接起来的。相反，它流动不已……我们尽可称它为思想之流、意识之流，或主观生活之流。”（《心理学原理》，1890 年）^① 从小说创作的角度，维吉尼亚·伍尔夫对于人的意识活动曾有一段著名的描述：

向深处看去，生活决不是“这个样子”。细察一个平

^① 转引自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常人的头脑在平常日子里一瞬间的状况吧。在那一瞬间，头脑接受着数不清的印象——有的琐细，有的离奇，有的飘逸，有的则像利刃刻下似的那样明晰。它们像是由成千上万颗微粒所构成的不断的骤雨，从四面八方袭来；落下时，它们便形成为礼拜一或者礼拜二那天的生活，着重点与往日不同，紧要的关键在此而不在彼。因此，如果作家是一个自由人而不是一个奴隶，如果他能够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而不是以传统章法作为自己作品的基础，那么，就不必非有什么情节、喜剧性、悲剧性、爱情事件以及符合公认格式的灾难性结局不可，而一只扣子也不必非要照邦德大街^①上裁缝所习惯的方式钉在衣服上不可。生活并不是一连串对称排列的马车灯；生活是一圈光轮，一只半透明的外壳，我们的意识自始至终被它包围着。对于这种多变的、陌生的、难以界说的内在精神，无论它表现得多么脱离常规、错综复杂，总要尽可能不夹杂任何外来异物，将它表现出来——这岂不正是一位小说家的任务吗？（《现代小说》，1919）

为了表现出人物内心世界里的灵活多变的意识活动，作家就需要找到一种相应的描写手法。法国作家莫洛亚这样阐明维吉尼娅·伍尔夫在这方面的文学探索活动：

她无疑想要发现一种新的技巧，好让小说家有可能非常真实地把内在的现实描绘出来；而且，她还要表明这种

① 伦敦街名。

现实只能是一种内心的存在。成熟时期的维吉尼亚·伍尔夫既不像萨特那样判断，也不像劳伦斯那样说教。她所关心的只是为读者提供一种更清晰、更新颖的生活视域，以开阔他的眼界，使他能够从表面事件之下发现出那些难以觉察到的思想感情活动。^①

这样探索的结果，使她在自己的创作中抛开了 20 世纪初期威尔斯、本内特和高尔斯华绥所使用的通过小说情节对于人物社会活动进行的自然主义描写方法，抛开了“带着特定观点进行理性主义叙述”的传统小说模式。她对于各种写法进行多方面的试验，最后采用了那种将散文和诗揉合在一起的、飘逸飞动、委婉多姿的散文诗笔法，去捕捉、描绘人物的浮想联翩、千变万化的精神状态——这就是我们在维吉尼亚·伍尔夫小说里常见的意识流手法。她使用这种笔法写了一批小说，情节淡化到无足轻重的地步，而着重于细致的心理描写，写出人物内心世界的活动。

这样，维吉尼亚·伍尔夫就与法国的普鲁斯特和爱尔兰的乔伊斯一起，在 20 世纪初期共同开创了“意识流”的文学流派，她本人亦成为“意识流”的代表作家之一。

三

除了小说以外，维吉尼亚·伍尔夫还是一位卓越的散文家。从 1905 年她为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写了第一篇书评开

^① 引自《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第三卷。

始，她一生中写过大量的文学评论和各种随笔文章。她曾在日记中提到自己写这些文章时的想法：

我应该在自己个性所近的题目上写一写，减少浮饰之词，收入种种琐事轶闻。我想，这样子自己会更轻松自如一些。（《一个作家的日记》）

换句话说，这些文章是作者呕心沥血从事小说创作之余的“副业产品”。但这样说丝毫不能减低它们本身的价值。因为，这是一位具有高度文化修养和丰富创作经验的作家在勤奋创作的间歇，以随笔的形式、轻松的笔调、无拘无束地漫谈自己对历代作家、作品的印象，写出她对于文学、人生、历史的细腻的感受，读者可以从其中获得很大的精神享受。

维吉尼亚·伍尔夫生前把她的评论文章亲自编订为叫作《普通读者》的两本文集。这两本书在开头引用了18世纪英国作家约翰生博士的一段话，以说明书名的来源和含意：“能与普通读者的意见不谋而合，在我是高兴的事；因为，在决定诗歌荣誉的权利时，尽管高雅的敏感和学术的教条也起着作用，但一般来说应该根据那未受文学偏见污损的普通读者的常识。”（《格雷传》）伍尔夫谈到她这部书，也说它是“一本并非专门性的评论著作，只是从一个作家的角度、而非从一个学者或批评家的角度，来谈一谈自己偶然读到的某些人物传记和作品”。“作为一个小说家，我自然常常会对某一本书发生兴趣，但我也常常为了自娱而随意读一读、写一写，并不想建立什么理论体系。”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维吉尼亚·伍尔夫的评论散文有

哪些特色吧。

首先，从内容上说，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作者的广泛兴趣和渊博学识。正如她的一部评传的作者所指出的：“从《帕斯顿信札》^① 和乔叟一直谈到现代文学，《普通读者》一下子就使我们面对着伍尔夫文学兴趣的可惊的范围。从她父亲的藏书室里所培养起来的根深蒂固的读书习惯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她——她是一个真正的读书种子，总是不停地、广泛地阅读。希腊作家，法国作家，俄国作家，英国作家，美国作家；小说，戏剧，诗歌；回忆录，传记，书信，还有历史——她统统贪心地阅读，提到拉德纳^② 和纽卡塞公爵夫人^③ 就像她写到乔治·爱略特和索福克勒斯^④ 一样得心应手。”^⑤

我在这里只需要补充两点：1. 这个单子自然是不完全的；2. 伍尔夫读希腊作家、罗马作家和法国作家的作品都是读原文。——从这里可以看出伍尔夫在青少年时期的“创作的准备”的底子是何等丰厚和坚实。

在《普通读者》中有些文章正面阐述作者的文学观点，例如《现代小说》和《对当代文学的印象》等。其中《现代小说》一篇是她的意识流小说创作宣言，是许多英国文学选集中必选的名篇。这篇文章为意识流文学呐喊开路，把老作家本内特、威尔斯和高尔斯华绥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狠狠奚落了一通。有人就据此断定伍尔夫要骂倒一切古人，认

① 《帕斯顿信札》是英国贵族帕斯顿家族所保存下的一大批 15 世纪的信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普通读者》中有《帕斯顿家族与乔叟》一文，以这些信件提供的背景来谈乔叟。

② N·拉德纳，英国神学家。

③ 纽卡塞公爵夫人，英国的早期女作家。

④ 索福克勒斯，古希腊悲剧作家。

⑤ 引自迈克尔·罗森塔尔《维吉尼亚·伍尔夫》一书。

为天下除了现代派、意识流就再也没有好作品了。其实，这是误解，并非伍尔夫的原意。《现代小说》诚然是伍尔夫的创作宣言，而且也带有鲜明的论战笔调，但作者如此写仅仅是为意识流这一新的文学手法争取合法存在的权利，在这一点上她是当仁不让、毫不含糊的。但是，纵观伍尔夫的全部评论文字，她并不是要以意识流作品独霸文坛，更不是拿意识流这个框框来套古往今来一切作品，否定古典文学的整个成就。这种狭隘观点也和作者浩博的学识修养毫无共同之处。前引评传作者对这一点有很好的说明：

尽管她确实在为现代派的合法存在而慷慨陈词，她为现代主义的技巧所提出声辩却不是在抹煞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的——她不过说，就其本身而论，它乃是另一种可靠的尝试，正像奥斯丁一样，都是为了反映出一种首尾连贯的人生图景。因此，现代主义并不是对传统的摒弃，而只是对传统的扩展。说到最后，要紧的在于（作品中的）那种图景是否令人信服——作家对它的描绘是否成功。在这点上，伍尔夫注视着英国、欧洲和美国的整个文学领域，不受任何一种理论的强制约束。普鲁斯特、屠格涅夫、康拉德、笛福、奥斯丁、勃朗特姊妹、斯特恩——全被一种敏锐的感应囊括而去，而这种敏感又是灵活异常，无论这些小说家们之间如何各有不同，对他们每个人的独特成就都能加以欣赏。^①

^① 引自迈克尔·罗森塔尔《维吉尼亚·伍尔夫》一书。

稍稍浏览一下伍尔夫评论散文中丰富多彩的题目和内容，我们就会相信这段话所言非虚。伍尔夫虽是意识流的代表作家，但作为一个“普通读者”，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小说家，她完全能够充分估价那些现实主义的或其他流派的大师们的文学贡献。“洞察力的真实性”（这是伍尔夫爱用的一个字眼儿）是不受流派、风格和手法的限制的。用伍尔夫的话说：“如果我们是作家，那么，只要能够表达出我们所希望表达的东西，任何方法都是对的，一切方法都是对的。”说到文学欣赏就更应该如此了。

譬如说，《普通读者》向我们介绍了英国一批著名作家和一些我们还不怎么熟悉的作家的生平、作品、写作生涯、遗闻轶事等等，我们读来饶有兴味，有助于我们对这些作家的进一步了解。同时，对这些文章细细读去，我们还发现作者在研读、评论过去的作家和作品时往往想为自己正在试验的意识流手法寻找借鉴和营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斯特恩。然而，不仅仅是斯特恩，也不仅仅是小说。伍尔夫那“上下求索”的眼光还注意到了种种散文杂著，例如自传、回忆录、日记、信札、随笔等等，因为这些体裁的作品常常揭示出人的日常生活中和内心世界中的细致微妙、变化多端的活动。斯特恩用他那前无古人的奇怪文体描摹个人情感的波动变幻；斯威夫特在达官贵妇面前倨傲异常，令人望而生畏，而在写给一个贫寒姑娘的私信中又是喁喁情话（他和那两个年轻姑娘之间的带着悲剧色彩的“罗曼史”也实在太奇怪了！）；还有那天才早熟，因病抽上鸦片，一辈子生活在云里雾里的德·昆西在自传里又回忆些什么离奇古怪的经历？——这一切为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所关心，不是很自然的事吗？